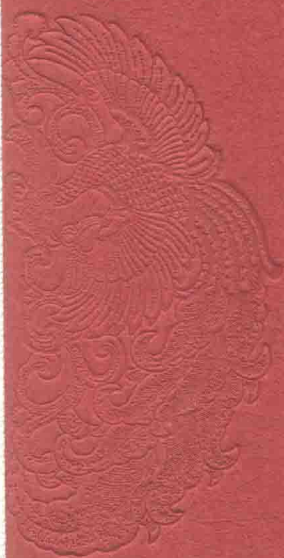


宣華錄

花蕊夫人宮詞中的晚唐五代

蘇泓月·著



今日樓台渾不識



只余古本記宣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音

宣華錄

花蕊夫人宮詞中的
晚唐五代

蘇泓月
·
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廣音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 / 苏泓月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9
ISBN 978-7-5596-1719-4

I. ①宣… II. ①苏… III. ①五代词—研究 IV. ①I222.8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6532 号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作 者 苏泓月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责任编辑 黄 昕 肖 桓
整体设计 李 响
扉页题字 许 静
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邮政编码 10008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386 千
开 本 889×1194 毫米 特 1/16
印 张 31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 64243832

摩诃古池 西蜀迷楼

摩诃古池苑，一过一消魂。春水生新涨，烟芜没旧痕。
年光走车毂，人事转萍根。犹有宫梁燕，衔泥入水门。

◎宋 陆游

少时读西蜀花蕊夫人宫词，常幻想“楼檻层层映水红”的叠漾迷离，檻内人身披羽衣，清歌唱咏，檻外人被丝弦管乐带入云霄，走钢丝一样，以为神游迷楼之上，乘鸾遇真人。直到 2014 年，初生起渺茫心愿，重注花蕊夫人笔下迷楼般繁艳胜景，又恐因无知不慎妄言，便决心重新进行考证。

研究根基，建立在真本数目和断代问题上，倘若两桩事情弄清，则道路通畅，减少错误偏差。初着手究底，受惠于浦江清先生于 1947 年春发表于《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一文，正是前人对宫词真伪及断代工作的严密落实，令我有信心继续向深处研究发掘，否则便没有今日对花蕊夫人笔下的五代蜀宫旧苑面貌之呈现。

一些扑朔迷离

花蕊夫人宫词之真本数目

宫词，简便说，即咏叙宫中事之词。先秦《诗》三百，《关雎》《鹊巢》为始；两汉乐府歌渐兴；唐时最盛，多是五言、七言声歌，短则四句，长则联章。以“宫词”为题者有张籍、顾况、张祜、杜牧、朱庆馀等，均是单阙或数阙短章。中唐王建作百首《宫词》，为联章宫词之始，同时代王涯作三十首《宫词》，晚唐元稹作九十二句《连昌宫词》。五代十国，历仕各朝的和凝作百首宫词，唯独西蜀花蕊夫人，不同于之前捻弄词句的文臣，她以宫廷女性视角书写百首宫词，为那个短暂时代留下别致的卷帙浩繁之鸿篇。宋徽宗赵佶作《宣和宫词》，喜效花蕊夫



人笔墨，遣词造境，多处神形皆似。而这位杰出宫廷女作者的身份及她笔下那座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锦绣闾苑，宛若夕照残锦，始终面目模糊。

注释花蕊夫人宫词，必先择善本为之，诸本中，数目不同，真伪混杂。于是追根溯源，探看花蕊夫人宫词被发现之初时情状。关于背景故事有数个版本，内容大致相同。其一是北宋僧人释文莹《续湘山野录》，根据明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本，文曰：

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而二诗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书乃花蕊手写，而其辞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之辞，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既归，口诵数篇与荆公，荆公明日在中书语及之，而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录于此……

由文莹和尚的陈述结合历史考证可知，宋朝开国不久，宋太宗效唐制，建立昭文馆、集贤院、史馆收藏图书经籍，总称崇文院，又在院内建秘阁，从三馆中选善本图书、字画入阁收藏。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崇文院校书、秘阁校理、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字平甫）奉诏定蜀、楚、秦三家所献书入三馆，并令令史李希颜协同

料理此事。三家书多因旧而剥脱，从中发现两张“弊纸”（“弊”通“敝”，即破旧简陋之纸），上书花蕊夫人诗，认为出自花蕊夫人亲笔。文辞殊奇，类似中唐王建所作之宫词，但王建宫词，从唐至宋，流传甚广，诵者不绝，花蕊夫人之诗却不见流传而遭遗弃。王安国既然奉诏定三家书入馆，便不愿弃之不顾，于是吩咐令史郭祥将它们抄录入三馆，自己又口诵了数篇给荆公即其兄王安石。翌日，王安石在中书省与人提起，禹玉相公、当世参政分别是王珪、冯京，他们表示愿意传布这些诗章，便得以在当时盛行起来。文莹和尚从王安国那里得到副本，抄录三十二章，从年代看，他的陈述比较可靠。

浦江清先生当年校定宫词时专有说明，《湘山野录》以汲古阁本为佳，但他所借阅汲古阁刊本有缺页，暂借不到《津逮秘书》，可惜未见三十二章全貌，不得已自二十五章以下，依《学津讨源》本及其他本。数年前，我所幸觅得，细对照，后七章有四处不同，仅是个别用字，但不致影响原意。现列如下：《学津讨源》其二五“树影花光杳接连”，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为“树影花香杳接连”，其二六“兰桨把来齐拍水”，汲古阁本为“兰桨棹来齐拍水”；其二七“罨画船飞别浦中”，汲古阁本为“罨画船飞到浦中”；其三一“含羞急过御床前”，汲古阁本为“含羞走过御床前”，而此句在北宋刘攽《中山诗话》中与《学津讨源》本相同，说明早在北宋流传时，已出现誊误现象。

据浦江清先生所阅季沧苇旧藏明万历仿宋本花蕊夫人宫词，序文署名王安国，与文莹和尚之言极其一致，

序曰：

熙宁五年，奉

诏定蜀氏、楚氏、秦氏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而得二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书乃出于花蕊夫人手写，而词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自唐至今，读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前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而口诵数篇与左相王安石，明日与中书语及之，而王珪、冯京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花蕊者，伪蜀孟昶侍人。事在国史。王安国题。

从诏字提行看，是宋本特征，则此文在世上流传，被认为权威之说至少七百余年。

因为南宋初年胡仔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的一段话，浦江清先生认为王安国那篇序文大有疑点，书曰：

王平甫云：熙宁间，奉诏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献书，得一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共三十二首，乃夫人亲笔，而辞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前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谨令缮写入三馆而归，口诵数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书语及之，而王珪、冯京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世。夫人伪蜀孟昶侍人，事具《国史》。

这段话和释文莹之述、王安国之序如出一辄。浦江清先生的质疑是，宫词由郭祥誉录入崇文院三馆后，王安国才将花蕊夫人宫词诵于其兄，王珪、冯京传出宫词后，方盛行于世。那么王安国为宫词作序时，不可能已经盛行，且当初写入三馆时，必有题识，王安国称王珪、冯京，均不可能直呼其名，而宜用禹玉、当世之字。

在文莹和尚的陈述中，称王安石为荆公，源于他被宋神宗赐封为荆国公，禹玉相公、当世参政为王珪、冯京之字加上官职尊称，王珪、冯京在当时任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位同副宰相。传世诸本均不见原篇题识，则可以大胆推测，花蕊夫人宫词原本或许在南宋时已经散佚，之后凡署王安国之名的各家刊本之序，均由文莹和尚的陈述改写而成。南宋胡仔之所以援引以“王平甫云”，即认可此内容属于王安国当时的言说，非原序，其根据应是文莹和尚的《续湘山野录》。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称：“花蕊又别有逸诗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续之，篇次无伦，语意与前诗相类者极少，诚为乱真矣。”这说明在南宋初年，花蕊夫人宫词有九十八首流传。他为何坚持认为花蕊夫人仅有三十二首为真本？原因只能有一个，释文莹当时只抄录了三十二首，因此凡传世的其他花蕊诗章，他都称“别有逸诗”。他没有见过北宋入崇文院三馆的原本，对与王安国有真实交往的释文莹之叙述深信不疑。

释文莹的原话是“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录于此”。幸的是，北宋刘攽曾任馆阁校勘，在熙宁年间，任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与释文莹、王安国、

王安石是同时代人，撰有诗论《中山诗话》，他提到花蕊夫人宫词说：“王平父（甫）因治馆中废书得一轴八九十首，而存者才三十余篇……”由此可知，当时发现的花蕊夫人原诗数量并不少，释文莹获得的仅是一个誊抄副本，三十二章并非全貌。

据此，我这样分析，刘攽所云“一轴”与释文莹所云“二诗弊纸”之差别，盖因卷轴装与其中两页之关系。中晚唐，人们以若干书页鳞次向左排列，仅右侧边与托底纸相黏，裱糊成长卷，打开阅读，由右向左翻页，合上即为卷轴，名曰旋风装、旋风叶，又称龙鳞装，所谓“书”者，在卷轴向书籍的过渡时期，形式大抵如此。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云：“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郢《彩选》之类是也。”现存唯一旋风装实物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即《唐韵》，传是吴彩鸾真笔，她是唐大和年间活动在西蜀的女书家，元代王恽在《玉堂嘉话》中提到她的《龙鳞楷韵》：“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综合释文莹和刘攽所言，八九十首本在一卷轴中，经年日久，轴散页脱，即“其书多剥脱”，被郭祥誉写入三馆的，恐怕是其中两页纸的内容。

西蜀花蕊夫人宫词，现今只有明、清本可得。清编《全唐诗》所收录花蕊夫人宫词竟达一百五十七首，明显混入中唐王建、北宋王珪等人的宫词作品，且字词错漏颇多，为最不可信版本。较善本如明林志尹《历代宫词》、明毛晋《三家宫词》、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明钟惺《名

媛诗归》、清李调元《全五代诗》，数目均为九十八首至百首不等，释文莹所录三十二首几乎都有收入，各本顺序不一，字词差别亦不能避免，仍有小部分混入王珪、王建或前蜀妃嫔应制诗。浦江清先生以明万历仿宋本林志尹《历代宫词》为底本，然世传明刻本中，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本品质最优，我在根据林本校注之时，得清嘉庆萃古斋藏版汲古阁正本《诗词杂俎》，其中录入原刊本《三家宫词》，出自汲古阁前身绿君亭，从毛晋原序可知，此本刊刻于明天启年间。

经校勘，明毛晋绿君亭本《三家宫词》所录花蕊夫人宫词共一百首整，九五、九六两首或为凑百首之数，九五原注“此首或见王建集中”，九六出处不明。与诸本比较，明万历仿宋本林志尹《历代宫词》与之最接近，林本九七、九八两首，绿君亭本为二九、三十，夹在释文莹《续湘山野录》所录三十二首之中，除这两首及多余两首，其他次第完全相同，单字误差最小，仅是诸如“金尊”（林本）、“金樽”（毛本）、“打球”（林本）、“打毬”（毛本）之别，全然不见用词差异。因此，花蕊夫人存世宫词数目，当最多为九十八首，便与南宋胡仔所言数目一致，与北宋刘攽所言“一轴八九十首”接近，而胡氏称六十六首“别有逸诗”，经过逐一考证其内容，与花蕊身处历史背景相符，故“逸诗”一说只能视为胡的个人判断。

回看文莹和尚旧述：“荆公明日在中书语及之，而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是否三十二首之外的诗章，由王珪、冯京随后传出，真相虽扑朔迷离，不过另六十六首传世诗的补充，如“掉鞭横过小

红楼”“行到东西百尺楼”“鞍鞞盘龙闹色妆”“会仙观内玉清坛”“回鹘衣装回鹘马”“宣徽院约池南岸”与前蜀高祖王建、后主王衍时期蜀王宫的建筑、事件相一致。特别是“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诞降辰”“缘是太妃新进入，座前颁赐小罗箱”更是为花蕊夫人宫词进行断代的有力证明。

今所注次第，前三十二首依明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之释文莹《续湘山野录》，后六十六首依明毛晋绿君亭《三家宫词》及明万历林志尹《历代宫词》，零星字不同处，择善而从。



唐亡，朱温篡位，国号大梁，史称后梁；王建遂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时是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 907 年），五代十国帷幕就此拉开。前蜀在第二代君王衍手上亡于后唐，后唐明宗驾崩后，孟知祥据蜀自立，国号蜀，史称后蜀，孟知祥驾崩后，其子孟昶嗣位，后蜀同样仅延至二代，亡于宋。两蜀均有花蕊夫人之说，故花蕊夫人宫词断代的首要问题是作者身份的辨别。

“夫人伪蜀孟昶侍人，事具《国史》。”这一句，释文莹《续湘山野录》中没有，他仅是提到那两张古旧陋纸上的诗，为花蕊夫人手书。认为花蕊夫人宫词为后蜀时代之说，最早见于北宋刘攽《中山诗话》：“孟蜀时花蕊夫人号能诗，而世不传。王平父（甫）因治馆中废书得一轴八九十首……”逻辑是这样的，传即五代十国之后蜀孟昶时代，有花蕊夫人能诗，但不见作品传世。王安国整治三馆时在废书中得到的一轴八九十首，存者三十余，诗风似中唐擅作宫词的文臣王建，他随即举例，句若“厨船进食簇时新”“月头支給买花钱”，便妄下定论，这一轴宫词作者为后蜀花蕊夫人。这两首宫词亦在释文莹录入的

三十二首之内。

宋朝，结束混乱的五代十国局面，从王安国奉诏收集蜀、楚、秦三家书来看，当时崇文院里，旧书随意堆叠，日久荒弃。校书整理的工作，实际上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建立崇文院三馆开始，淳化年间建秘阁，为重要典籍、书画库，宋仁宗景祐、庆历年间，又派重臣整理三馆藏书，之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崇文院和秘阁经过一场火灾，烧毁一些藏书。到了花蕊夫人宫词被发现的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此时距宋军荡平后蜀106年，距后唐攻没前蜀145年。

由于世传后蜀孟昶妃花蕊夫人随降入宋廷，故当时关于她的传闻颇多。到了南宋，王安国那篇由他人根据文莹和尚的叙述所编序言，堂皇称“夫人伪蜀孟昶侍人，事具《国史》”。《国史》即大宋官修国史，然今无可考。而从两宋诗话、漫录、丛谈等史料笔记中，关于花蕊夫人轶事有数个版本。其一为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耳。”后蜀费姓的花蕊夫人因为这则故事、这首富有气节的诗，被人们传颂为一代巾帼豪杰。五代宋初何光远《鉴诫录》记载前蜀后主王衍降后唐时：“故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原注：佚名），有《咏后主出降》诗曰：‘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

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此是前蜀后主王衍降后唐时之状。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蜀伪主孟昶纳徐匡璋女，号花蕊夫人，言似花蕊翻轻，又升号慧妃如其性也。国亡，太祖命别护送……”元明之际陶宗仪《辍耕录》便随之附会：“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之翻轻也。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所以，明毛晋在天启年间绿君亭本《蜀花蕊夫人宫词》跋中，错引陶宗仪之说，判认百首宫词为后蜀花蕊夫人、徐匡璋之女所写，其诗“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十四万演绎成四十万。他认为因为前蜀时代有一位徐姓花蕊夫人，故后蜀的花蕊夫人，世人皆以为姓费。不过，他对宫词内容做了一番详细考证，力求排除诸本里贗品混杂的现象：“续之者不惟虚空架桥，而词之鄙，亦狗尾续貂矣。”绿君亭本虽不完美，但宫词本身的谬误较其他版本甚微。

坊间诸传闻，还有花蕊夫人被宋太祖一箭射杀之事，在另一版本中，名字变成了金城夫人。宋人既不知前蜀事，那么徐姓或费姓的后蜀花蕊夫人，究竟有没有呢？

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讲述蜀中轶事，说起后蜀孟知祥时代，徐光溥家有一只虹蜺入井中饮水，徐母曰：“王蜀时有虹入吾家井中，王先主取某家女为妃，今又入吾家，必有女为妃后，男为将相，此先兆矣。”没多久，其女被选入宫，后从蜀主降宋，即惠妃。徐光溥，北宋张唐英《蜀梼杌》里记载其在后蜀孟昶时为相，“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常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

轻艳之辞，朕不为也。’”徐女若为惠妃，那与前蜀王建时代的妃子算隔代亲戚，但黄休复并未提到花蕊夫人之名号。而关于后蜀花蕊夫人姓徐之说，此为一来源。

后蜀花蕊夫人轶事中，最婉丽一笔莫过于苏东坡《洞仙歌》的自序：“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时间推算上基本吻合，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七岁即公元1042年，则九十老尼约生于公元950年，后蜀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孟昶嗣位，三十二年后降宋，如果老尼能见到后蜀主与花蕊夫人共纳凉于摩诃池上，还能记清孟昶所作之词直到晚年，她至少也得十岁，花蕊夫人至少十五，那必定不晚于公元960年，记述与年代吻合。苏轼说得明白，他只记得孟诗前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之后，“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等词均是自造，且强调“人无知此词者”。但是，世传孟昶诗《避暑摩诃池上作》：“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与东坡词除了格式，几乎雷同。与其说东坡抄袭了孟昶，不如说孟昶被演绎了，只因东坡词提及的后蜀花蕊夫人，已成人们心里一个坚贞优美而迷蒙的梦，一如唐玄宗与杨太真，后人常

将各样美丽故事采集转接在他们身上。

宋钦宗时代的蔡絛，为蔡京季子，受其父政治牵连流放白州时撰《铁围山丛谈》，铁围山是当地一座山名，所谓丛谈，谈的是两宋近两百年来的各方轶事。书中提到两个花蕊夫人，其一是西蜀王建妾，后号小徐妃。据蔡絛所言，王建有大徐妃生王衍，小徐妃为其妹。王衍时，二徐坐游燕淫乱亡其国，后唐庄宗平蜀后，二徐随王衍归降中国，半途遇害。后孟知祥再有蜀，传位其子孟昶，则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宫词者是也。此时距当年花蕊夫人宫词被王安国发现，至少过去了五十年，距前蜀花蕊夫人时代，至少二百年。倘若不细察那些历史细节，不考证每一则轶闻之出处，花蕊夫人断代问题恐怕一误再误。

蔡絛提到的花蕊夫人，为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妃，徐氏姊妹共侍一君，此事当不假。北宋文臣张唐英，宋英宗时期历任秘书丞、太常博士，宋神宗时期任殿中侍御史，王安石从江宁府再入京师参政，曾得益于他的朝荐。张唐英出身蜀地，撰前后两蜀编年史籍《蜀桡机》，自序云：

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三十六卷，尝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二卷。其间事实未显，如髯须、肥遗、远望、绩长、禹粮、蒲骚之类，各为解其失误。凡《五代史》及《皇朝日历》所载者，皆略而不书。名曰《蜀桡机》，盖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非徒衍其小说，亦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惧云耳。张唐英汝功。